

凡尔纳选集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第一部

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第一部

儒勒·凡尔纳 著

孔昭宇 马河清 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为避免自己的财产被强占，埃及富翁卡米尔克总督将价值一亿法郎的钻石珠宝，秘密埋藏在一个无名小岛上。小岛的纬度，按照卡米尔克的遗嘱，给了他的救命恩人——昂蒂费尔师傅的父亲，昂蒂费尔师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一纬度。为了获得小岛的经度，必须找到卡米尔克遗嘱上提到的另外几个人：公证人勃·奥马尔，银行家赞布哥及苏格兰教士蒂尔考麦勒。每找到一个人，都得去寻找一个新的小岛，因此，昂蒂费尔师傅在好友吉尔达·特雷高曼和侄子朱埃勒的陪同下，历经艰难，几乎周游了整个世界。最终得到的只有一道模糊不清的几何题。青年船长朱埃勒与妻子爱诺卡特在偶然中解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然而他们到了答案指定的位置，却发现这个小岛也象崛起时那样已奇迹般消逝了。

JULES VERNE
MIRIFIQUES AVENTURES DE MAÎTRE ANTIFER
COLLECTION HETZEL
PARIS, 1894

第 一 部

目 次

第 一 章	一艘不知名的船，一位不知名的船长，为 寻找一个无名小岛，航行在无名的海 洋上.....	1
第 二 章	一些必不可少的解释.....	14
第 三 章	无名小岛变成了打不开的保险箱.....	24
第 四 章	昂蒂费尔师傅和吉尔达·特雷高曼驳船 船长是要好的朋友，但性格却不大一 样.....	35
第 五 章	吉尔达·特雷高曼难以完全顺从昂蒂费 尔.....	48
第 六 章	西方人和东方人初次交锋，东方人受 挫.....	62
第 七 章	一个性情暴躁的名叫纳吉姆的见习生强 加给了勃·奥马尔.....	76
第 八 章	一场无伴奏的四重唱，吉尔达·特雷高 曼欣然参加演出.....	89

第九章	昂蒂费尔师傅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仔细地 标上了一个方位	104
第十章	乘加的夫的轮船“斯特尔斯曼”号从圣马 洛到塞得港	120
第十一章	吉尔达·特雷高曼说，他的朋友昂蒂费 尔可能会发疯	134
第十二章	萨伍克决定牺牲卡米尔克总督财宝的一 半，以便确保得到另一半	148
第十三章	驳船船长特雷高曼兴致勃勃地驾驶着 “沙漠之舟”	162
第十四章	昂蒂费尔师傅、吉尔达·特雷高曼和朱 埃勒在苏哈尔度过了令人烦恼的一 天	176
第十五章	万里晴空，朱埃勒帮他叔父观测方位	187
第十六章	事实证明，卡米尔克总督海上漫游时，确 实到过阿曼湾的水域	199

第 一 部

第 一 章

一艘不知名的船，一位不知名的船长，为寻找一个无名小岛，航行在无名的海洋上

那是一八三一年九月九日的清晨，船长六点钟便离开他的舱室，登上了尾楼。

东方破晓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太阳的圆盘在缓缓移动，但还没有露出地平线，日出之前的折光划破了雾气弥漫的东方天际。长长的铺散开的光束抚摸着海面。在晨风的吹拂下，大海上荡起了涟漪。

经过一个宁静的夜晚之后，看来，白天将是个好天，是温带末伏过后，时而出现的九月的艳阳天。

船长在右眼上校准了望远镜，转过身子，向四周观察，水天苍苍，浑然一色。

他放下望远镜，操舵水手走进来，这是一个满口胡须的

老头，在他一眨一眨的眼皮底下，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。

“什么时候上的班？”船长问道。

“四点钟，船长。”

这两个人讲话晦涩难懂，无论欧洲人，英国人、法国人也罢，德国人或其它国的人也罢，对此种语言都一窍不通，除非他常去近东的各个商港^①。这大概是一种土耳其语和叙利亚语相混杂的土语。

“没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，船长。”

“从早晨到现在，一只船都没看到吗？”

“有一只，一只三桅杆的大船在大风里向我们靠近，我借着风势，一下子就把它甩得老远了。”

“你干得好。可现在呢？……”

船长聚精会神地环视着四周。然后，他大声喊道：“准备转换方向！”

值班人员都站起来，舵杆往下一压，前帆下边的帆绳便张紧了。与此同时，遇到了一只小船。船前进了一段，便开始向西北方向乘风驶去。

这是一只四百吨位的双桅帆船，它原是商船，稍加改造，变成了一只游船。船长手下有一个水手长，十五名船员。干活儿足够了。水手们身强力壮，水手短衫，无檐帽，肥裤，长靴，这会让人想起来东欧海军的装束打扮。

这只船的尾板上没写船名，在前部防板外部也没写，没

① 指贝鲁特、的黎波里、塞得港、亚历山大等诸港口。

有挂旗。此外,为了避免向别的船只致敬或答礼,当瞭望哨一发现远处有船,它就改换航道。

这是一只海盗船吧?——在那个时代,在这一带水域,海盗还是常遇到的。——它是害怕遭到追捕吧?不是。要想在船上找到武器,那是徒劳的,一只冒险行盗的船是不会只有这么几个船员的。

这难道是走私的船,沿着海岸或串岛私贩货物?更不是。即使是最敏锐的海关人员来检查船舱,搬开货物,刺探货包,搜查箱子,也不会发现一件可疑的私货。说实在的,这船没带任何货物。在货舱放的是可够几年食用的粮食,几樽葡萄酒和白酒;在尾楼底下,有三只扎铁箍的橡木桶……,可以看出那是压舱用的,绝妙的金属压舱物,它可以使这只船满帆前进。

人们可能会想:那三只木桶装的是不是火药或别的什么爆炸品?……

显然也不是,因为当有人走进放有木桶的船舱时,没有任何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。

此外,对航船的目的地,对它遇到船只就改换航道的动机,对它十五个月来的进进退退,对它在这个时期,在这个海域时而满帆前进,时而缓缓而行,或者穿过内海,或者航行在无边无涯的大洋上,任何一个水手对此都无可奉告。在这不可思议的航行中,曾发现几块陆地,但是船长马上回避了。也曾看到几个岛屿,船长一个急转舵便离去了。在查阅航海日志时,人们会发现航线的变化是古怪离奇的,这绝不能用风向,也不能用天气的变化来加以解释。这是船

长和一个红光满面的人之间的秘密。船长四十六岁，头上长发直竖。此时，那位面色红润的人出现在瞭望台上。

“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有，阁下……”船长答道。

他耸了耸肩，表示不屑一听，三言两语便结束了谈话，然后便走下瞭望台的扶梯，回到房舱去了。他躺在沙发上，似乎陷入蒙眬之中。虽然他纹丝不动，好象正在酣睡，然而并没有睡着。人们会觉察到，他大概正在为一个念头所困扰。

看样子，那个人五十多岁。他高身材，大脑袋，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。满口胡须竟至和胸部的毛联成一片，黑眼睛炯炯有神。他的神态傲慢，但却满脸愁容，更确切地说是沮丧失望。他的傲慢态度表明他出身高贵。但是，从他的服饰来看，却又看不出来。他身披一件棕色的阿拉伯式的大衣，花边镶袖，饰以五颜六色的流苏，头戴一顶绿色的顶上有黑色橡球的便帽。

两小时过后，一个小伙计给他送来了午餐，摆在一张小桌上。小桌是固定在铺着厚厚地毯的地板上的，地毯的花纹图案绚丽多彩。他吃罢照着菜谱精心烹饪的菜之后，接着端上来的是盛在两只银雕的杯子中的又热又香的咖啡。然后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只香烟缭绕的水烟斗，琥珀烟嘴叼在他那翘起的嘴唇和雪白的牙齿之间。在这馥郁的香气中，他又进入了梦境。

白天的一部分时光就这样度过了。双桅帆船在海浪中轻轻地摆动着，继续它那捉摸不定的航行。



他的神态傲慢,但却满脸愁容。

将近四点钟的时候，那位大人站起来，走了几步，停在迎着清风半开着的船窗前，向海面尽处望了望。然后，在用地毯掩盖着的一块翻板前，停了下来。这块地板是活动的，用脚踏压任何一个角，都可以打开，这乃是这间房舱通向下边船舱的开口。

在下边船舱里，并排放着的就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三只扎铁箍的木桶。他向那块活动地板俯下身子，停了一会，看到木桶似乎又使他进入了遐想。他直起身来，低语道：“不，不能犹豫不决！如果找不到一个无名小岛，把它埋藏起来的话，我宁愿把它抛入大海。”

他重新关上地板，地毯又铺在了上面。他便向扶梯走去，登上了尾楼。

下午五点钟，气候没有丝毫变化。天空抹着几朵淡红的云彩。在清风的吹动下，左帆上部微微倾斜，船后边拖着一条宛如绮罗般的白练，它和任性的波浪融合在一起。

那位大人慢慢地扫视着水平线，蔚蓝的大海衬托着弧形的天际。从他所站的位置，可以看到十四、五海里以外的一块不太高的陆地。但是，没有别的侧影突出在水天相交的地方。

此时，船长向他走去，迎接船长的仍是那句老话：“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

接着的回答也是那句老话：“没有，阁下！”

那个人沉默了几分钟，然后坐在船后艄的一条长凳上。船长用一只颤抖的手举着望远镜，在风中踱来踱去。

“船长……”当那位大人再次观察了一下这一带水域

后，对船长说。

“阁下，您需要什么？”

“我要确切地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。”

船长取来大船方位的海图，把它铺在船壁的板桌上。

“在这儿。”他用铅笔指着一处经纬线交叉的地方，回答道。

“距离东边这个岛有多远？”

“二十二海里。”

“距离这块陆地呢？”

“二十六海里左右。”

“船上没有谁知道我们现在航行所处的水域吧？”

“除了您和我，谁也不知道，阁下。”

“连我们现在航行在什么海上也不知道吗？”

“我们早就甩开了各式各样的船只，现在连最优秀的水手也说不出这是什么海。”

“啊！我运气为什么这样糟呢，为什么我竟碰不到航海家所不能找到的一个岛屿？没有大点的，哪怕有一个小的，一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礁石也就足矣了。我要把那些财富埋藏在小岛上。当来取的时机成熟时，几天的航行便可到达。……但愿这一天会到来！”

说完，他又沉默不语了，走到船前防板旁，倾身向外望去。深深的海水晶莹碧透，一眼能看八十多尺^①深。看罢，他骤然转过身来。

“好吧，”他喊道，“我要把我的财富交给这个深渊。”

“它将永远不会还给您了，阁下！”

“哼！我宁愿让财富沉没海底，也不愿让它落入敌人或不配得到它的人的手中。”

“那您就请便吧。”

“如果天黑前，我们还不能发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岛，就把那三只桶抛入大海。”

“遵命！”船长答道，并开始指挥转换方向。

那个人回到尾舱后部，抱肘倚在船壁板上，又陷入了那惯常的蒙眛状态中。

太阳快落下去了。九月九日这一天离昼夜平分线^②还有两星期，太阳的圆盘将偏西几度消逝，也就是落在刚刚引起船长注意的那个方位上。在这个方向，难道没有和大陆或岛屿相联结的海峡？既然在航海家十分熟悉，商船又经常通过的这个水域，方圆十五到二十海里内，地图上没有标志任何陆地，那么假设是不能成立的。那是否是一个孤岛，一块升出海面几米高的礁石，可以为那位大人作为埋藏财宝的地方？他费尽心机寻找到今天……。在这一带海域的准确的航道示意图上，人们看不到任何类似小岛和礁石的东西。

一个小岛，四周一定会有环抱的沙滩，缭绕的薄雾和海浪的回澜，它是不可能从海员的眼底下溜掉的，海图上一定会标上准确的位置。然而，根据他的海图，船长完全可以肯

① 原文是

② 一年有两天白天和黑夜是相等的，这两天叫昼夜平分线。中国农历节令称为春分（三月二十一日）和秋分（九月二十三日）。

定，在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的四周的海面上，连一块礁石也没有。

尽管望远镜已经对得很准了，他仍然向着可疑之处重新瞄着。他想：“这简直是幻想！”

在望远镜的观测范围之内，任何影子都没有。

这时是六点零几分，太阳的圆盘已开始咬着地平线了，当接触到海面时，发出了哨子般的响声，正如从前伊比利亚人^①讲过的一样，今天是非相信不可了。太阳落下和升起的时候一样，当它落到地平线以下以后，回光返照，使得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。缕缕的光束斜撒在海面上，从西向东延伸开去，宛如一条长长的直径。海面上的波粼好似火搭的栅栏，在秋风中抖动着。当太阳圆盘的最上缘和水平线平行时，这种红光骤然消逝，反射出的是绿色的光霭。船身处于幽暗之中，而它那高扬的白帆则被最后的余晖染成了紫红色。

就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刻，在前桅杆那儿，有人喊道：

“嘿！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船长问道。

“右舷前方有一块陆地！”

一块陆地，就是船长几分钟前，在这个方向以为看见的那个模糊不清的轮廓？……他没有搞错呀。

听到瞭望哨的喊声，值勤人员都向前甲板奔去，向西瞭望。船长斜挎着望远镜，抓住大桅杆的缆绳，敏捷地爬上了上

① 伊比利亚是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半岛，该地区的居民称为伊比利亚人。

去，双腿盘跨着，端起望远镜，搜索着所指的方向。

瞭望哨准确无误。在六至七海里以外，一个小岛露出水面，在五彩缤纷的苍穹下，呈现出黑色的侧影。它好似一块礁石，拔海很低，被含硫磺的水蒸气笼罩着。五十年后，水手会误以为那是一艘横渡大洋的巨轮。但是，在一八三一年，人们是不可能想到，如此巨大的航船有一天将会行驶在大洋上的。

况且，船长只有看的时间，还来不及思考，小岛几乎立刻便淹没在夜雾之中了。这无关紧要，反正看见小岛了，确实实地看到了，这已确定无疑。

船长走进船尾的楼舱，那位大人由于这个意外，从梦幻中清醒过来，他示意船长走近些。还是那个老问题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是，阁下。”

“看到一块陆地？”

“至少是一个小岛。”

“多远距离？”

“西边六海里左右。”

“在这个方向，海图上没有任何标志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方位没搞错吗？”

“肯定没错。”

“这大概是一个无名小岛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肯定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阁下，如果这个小岛是最近形成的话。”

“最近形成的？”

“我是这样判断的，我觉得它好象是被包在火山质的蒸气中。在这一带海域，火成岩常常显出它的威力，把小岛推出海面。”

“但愿你说的是对的，船长！一块从海底突然升起的陆地，我是多么需要呀！这块陆地不会是有主的吧……”

“至少它应该属于第一个占领者，阁下。”

“那么，就是我啦。”

“是的，是您。”

“命令直奔小岛。”

“直奔，但是要小心谨慎！”船长答道，“如果礁石延伸得很远，那我们的船就有碰得粉碎的危险。我建议等到天亮，以便辨清小岛四周的险夷，再靠近它。”

“边前进边等……”

“遵命！”

这才是水手之见呢。船是不能在它不了解的深海处冒险的。当靠近一个新陆地的时候，要边测海深，边前进，夜里尤其要谨慎从事。

于是，那位大人物又回到了他的舱室。即使他困倦得睁不开眼，天刚破晓的时候，见习水手也不必去唤醒他：太阳升起之前，他准会到尾楼上来的。

船长本人不愿意离开甲板，也不愿让水手长来值班，熬到天亮。夜幕徐徐降临。天际线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，它的四周在逐渐地缩小。太阳最后的几缕余晖在高空依稀可

见，但不久便熄灭了。

一小时以来，清风掠过海面，只需扬起少许风帆，便可操舵保持航向。

第一批星斗照亮了苍穹。北方，光度不强的北极星好似一只眼睛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。天枢星则在大熊星座弯柄的下边闪烁着。和北极星遥遥相对的双V形的仙后星座也在闪闪发光。在她的下方，五车二星^①又准确地出现在昨夜升起的地方；来夜，她将提前四分钟仍在那个地方升起，开始她的恒星日^②。由于夜的降临，沉睡的海面上茫然一片，深邃莫测。

船长抱肘倚在船前头的扬锚机旁，一动不动。他一心想着在蒙眬的暮色中观察到的那个方位。现在他产生了怀疑，黑暗使疑团更加难解。是不是被幻觉捉弄了？难道真的是一个新的小岛浮现在那个地方吗？是，肯定是。这一带海域，他了如指掌，经过这儿上百次了。

那个方位距他约有一海里，距离最近的陆地有八到十海里……如果他没搞错，在这一带真的从海腹中升起一个小岛，那么它是不是已经有了主人？已经有航海家在岛上插上了小旗？……英国人，那些大洋上捡破烂的英国人，会很快拾起浮在海路上的一个小岛，扔到自己背筐里去的！……那标志占领的灯火是否马上就会亮起来？……很可能这个岩石堆出生刚刚几个星期，几个月，它怎么可能逃

① 五车二星是御夫星座的第一个大星，所以又叫御夫星座α。

② 恒星日为一昼夜，即二十四小时。恒星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六时九分十二秒。